

## 豆漿豆花

小品文 優選 丁一荃

和重要的人吃一場盛大的豆漿豆花，已經是兩三年前的事了，青春的回憶似煙花，落下後仍炙得自己遍體鱗傷。

猶記陽光燦爛，那日的記憶停存在腦海中，在滴著細雨的近日帶點虛幻色彩，和E曾反覆對我綻放的笑顏停留在同一個夢境。

一開始的場景發生在校園，那個供我們安心笑鬧、供我們輕輕自口中說出討厭或喜歡也不必承擔太多的地方。午後校園吹入窗口的風使人得以更加安心的在校園中老師看不到的角落相互倚靠，身體和話語俱攤作一團。身為校園中的異鄉人，記得當時離鄉背井是為了逃離海邊小鎮的同儕，想至一個無人認識的地方形塑一個新的自我。於是，我鑽入了一個容納得下我心中多生出一塊息肉的空隙，任那塊軟肉在內攀附滋長。

還好成功找到一個可以依托的地方，並探聽到了一些跨出原本生活圈的事物。

例如豆漿豆花。

家鄉附近只有一周一次的夜市有在販售豆花，不過並不是多專業的豆花店，甚至有時還會煮焦。豆花之於家鄉，只是冰店其中一項可有可無的料。

而且摻的是糖水。

一湯匙舀起，看見粉圓芋圓薏仁大豆，最後才會發現湯匙裡有著被搗碎了的豆花，浸泡於深色糖水中。少了豆花依然會吃的開心，即使少了豆花，那碗依舊是碗好吃的礮冰，就好似向前不甚理會周遭事物的人生，一切都自在的理所當然。

然而，在出外後，糖水豆漿已無法滿足我。在令人安心的女校校園中，放心寄生於他人身上的軟肉逐漸長成當地的形狀，僅有豆漿豆花能將其餵養茁壯。

又或許我是溺水的人，沉浮在豆漿海裡，見了E就斷定她是浮木。而我逐

漸變成需要他人豆花般的存在才能完整。

這是我人生頭一次主動探尋什麼是最好的馴服，契機是E牽著我走過當時尚未熟透的嘉義街頭，添上少許豔陽下青春的嘻笑奔跑，走走停停到一間老字號的豆花店，我們坐下、點餐，E給我的零錢剛好，交予我時，好看的手指落在手心的位置也剛好。

一切，都剛好的像是刻意安排的一場夢境，是膩到不行的一碗豆花。

最後豆花送上，不大碗，稍不留意的話兩三口就能把整碗連吸帶喝的呼嚕掉。E大口大口的挖，時不時大笑、微笑，問我好吃或否，而我小口小口挖，不浪費一點殘存口腔的豆香，竭力將那視野微光、空氣微熱、豆花微涼的片刻延長。

我總以為那樣節制又帶點控制的挖，就能留下些什麼。然而，我卻忽略了豆花一直都是脆弱的東西，只是泡在豆漿中，有了相同色澤的液體作掩護，碎爛也看不出。

完食，收拾下剛吃完的碗，被店內的阿姨誇乖，我們笑笑回應。烈日黯去，不知是我們真的吃了太久還是西北雨欲來。E繼續帶著我走過文化路、中山路，我笑著跟她說我上次在這失了途徑，她笑著調侃我。那天、那條路，不成熟的五官、不成熟的舉止，是青春裡值得被裱框紀念的一幅圖樣，我們捕捉具時效性的瞬間，但那瞬間只剩下影像，不能再度進入那個午後。

而我那塊軟肉已像黃豆，攀附於E曾經為我敞開的心胸，一個不小心就佔據的太過，使人生厭，必須剷除。曾經的過往也如豆子將被製成豆花，輾碎、過濾，其他人和E順著時間的流動順利通過濾膜，只剩我把自己困在那個夢境，只有我是被濾掉的豆渣。

在夢裡，我和E都是黃豆，曾一起在同一個石磨中靠的那樣的近，卻在談笑間被磨碎、被分離。而那塊曾經允許入境的軟肉只在她一刀間即被剷除，組織萎縮、脫落，那把刀劃在我身上和她鏈結的肉上，血潺潺滴滴，滴到最後竟也不太覺得痛。

或許是因為在青春那場煙火中靠得太近，留下了帶著遺憾的影像。而那些留有餘溫的餘燼卻在落下後不停灼著肌膚，所以再痛也不及此吧！我猜。